

叁

〔明〕施耐庵
〔明〕罗贯中

著



水滸傳

校注本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hina & 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叁

〔明〕

施耐庵
罗贯中

〔著〕

冀勤
校注

水滸傳

校注本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第六十七回

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⁰¹



词曰：

申唵庄公臂断截⁰²，灵辄车轮亦能折⁰³。

专诸鱼肠数寸锋⁰⁴，姬光座上流将血⁰⁵。

路傍手发千钧锤⁰⁶，秦王副车烟尘飞。

春秋壮士何可比，泰山一死如毛羽⁰⁷。

豫让酬恩荆轲烈⁰⁸，分尸碎骨如何说。

吴国要离刺庆忌⁰⁹，赤心赴刃亦何丑。

01 水火二将——此指本书之圣水将军单廷圭与神火将军魏定国。

02 申唵——不详。日清水茂以为即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，驹齐庄公之死的申蒯。

03 灵辄——春秋时晋国人。尝居翳桑，时因饥饿，受食于赵宣子（盾），赵知其母亦饥，又以箪食与肉与之。后辄为晋灵公甲士，灵公遣辄杀盾，辄则倒戈相救。盾问其故，辄曰：“翳桑之饿人也。”复问其名，不造而逃。事见《左传》宣公二年。

04 专诸——春秋时吴国唐邑人。吴公子光（阖闾）密谋刺杀吴王（僚）而自立，伍子胥荐专诸行之。后光备酒请吴王，专诸置匕首于鱼腹中，乘进献时刺吴王死。专诸亦当场为吴王左右所杀。公子光遂自立为王。事见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与《刺客列传》。

05 “姬光”句——即吴公子光。吴国姬姓，始祖为周太伯，至十九世孙称王，建都于吴（今江苏苏州市），因称吴公子光为姬光。其座上流将血事，见上注。

06 “路傍”以下两句——乃指张良召刺客刺杀秦始皇未遂事。张良，汉韩人。家五世相韩，秦灭韩，良结纳刺客路旁手发百多斤椎，击秦始皇于博浪沙，未遂，逃匿下邳。秦末，陈涉、吴广起义，刘邦乘机起兵，良为谋士，遂灭秦。事见《汉书》本传。

07 “泰山”句——指荆轲刺秦王事。荆轲谓燕太子丹曰：“烈士之节，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者，但问用之所在耳。”

08 豫让——春秋末晋国人。为晋卿智瑤家臣。后智氏为赵、韩、魏三国联手所灭，豫让以漆涂身，吞炭而哑，暗伏桥下，谋刺赵襄子未遂，反被捕。临死求得赵襄子衣服，拔剑刺衣，以示为主报仇而自杀。事见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。

09 要离——春秋末吴国刺客。吴公子光派专诸刺杀吴王（僚）后，又派要离刺杀僚子庆忌。要离谋请其先断己右手，又杀己爱妻，诈以出逃至卫国，与时在卫国之庆忌相见，庆忌喜，与之谋夺吴国。回至吴地，渡江中，要离刺中庆忌，庆忌反而放其还吴。要离于途中自杀。事见《吴越春秋·阖闾内传》。



得人小恩施大义，剜心刎颈那回首。

丈夫取义能舍生，岂学儿曹夸大口⁰¹。

话说当下梁中书、李成、闻达慌速寻得败残军马⁰²，投南便走。正行之间，又撞着两队伏兵，前后掩杀。李成当先，闻达在后，护着梁中书，并力死战，撞透重围，脱得大难。头盔不整，衣甲飘零，虽是折了人马，且喜三人逃得性命，投西去了。樊瑞引项充、李衮乘势追赶不上，自与雷横、施恩、穆春等同回北京城内听令。

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救灭了火。梁中书、李成、闻达、王太守各家老小，杀的杀了，走的走了，也不来追究。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，应有金银宝物，段匹绫锦，都装载上车了。又开仓廩，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了⁰³，馀者亦装载上车，将回梁山泊仓用。号令众头领人马，都皆完备，把李固、贾氏钉在陷车内，将军马摆拨作三队，回梁山泊来。正是：鞍上将敲金镫响，步军齐唱凯歌回。却叫戴宗先去报宋公明。

宋江会集诸将下山迎接，都到忠义堂上。宋江见了卢俊义，纳头便拜。卢俊义慌忙答礼。宋江道：“我等众人，欲请员外上山，同聚大义，不想却遭此难，几被倾送⁰⁴，寸心如割！皇天垂祐，今日再得相见，大慰平生。”卢俊义拜谢道：“上托兄长虎威。深感众头领之德，齐心并力，救拔贱体。肝胆涂地，难以报答！”便请蔡庆、蔡福拜见宋江，言说：“在下若非此二人，安得残生到此！”称谢不尽。

当下宋江要卢员外为尊，卢俊义拜道：“卢某是何等之人，敢为山寨之主！若得与兄长执鞭坠镫⁰⁵，愿为一卒，报答救命之恩，实为万幸。”宋江再三拜请，卢俊义哪里肯坐。只见李逵道：“哥哥若让别人做山寨之主，我便杀将起来！”武松道：“哥哥只管让来让去，让得弟兄们心肠冷了！”宋江大喝道：“汝等省得甚么！不得多言！”卢俊义慌忙拜道：“若是兄长苦苦相让，着卢某安身不牢。”李逵叫道：“今朝都没事了，哥哥便做皇帝，教卢员外做丞相，我们都做大官，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子，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！”宋江大怒，喝骂李逵。吴用劝道：“且教卢员外东边耳房安歇，宾客相待。等

01 儿曹——犹言儿辈。

02 慌速——谓急急忙忙。

03 俵济——散发接济之意。

04 倾送——犹言断送。

05 执鞭坠镫——比喻服侍尊贵者乘骑，以表忠心追随之意。

日后有功，却再让位。”宋江方才欢喜，就叫燕青一处安歇。别拨房屋叫蔡福、蔡庆安顿老小。关胜家眷，薛永已取到山寨。

宋江便叫大设筵宴，犒赏马、步、水三军。令大小头目，并众喽啰军健，各自成团作队去吃酒。忠义堂上设宴庆贺，大小头领相谦相让，饮酒作乐。卢俊义起身道：“淫妇奸夫擒捉在此，听候发落！”宋江笑道：“我正忘了，叫他两个过来！”众军把陷车打开，拖出堂前。李固绑在左边将军柱上，贾氏绑在右边将军柱上。宋江道：“休问这厮罪恶，请员外自行发落。”卢俊义得令，手拿短刀，自下堂来，大骂泼妇贼奴，就将二人割腹剜心，凌迟处死⁰¹，抛弃尸首，上堂来拜谢众人。众头领尽皆作贺，称赞不已。

且不说梁山泊大设筵宴，犒赏马、步、水三军。却说梁中书探听得梁山泊军马退去，再和李成、闻达引领败残军马入城来。看觑老小时，十损八九，众皆嚎哭不已。比及邻近取军追赶梁山泊人马时，已自去得远了，且教各自收军。梁中书的夫人躲得在后花园中，逃得性命，便教丈夫写表申奏朝廷，写书教太师知道，早早调兵遣将，剿除贼寇报仇。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，中伤者不计其数。各部军马，总折却三万有餘。

首将赍了奏文密书上路⁰²，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。门吏转报，太师教唤入来。首将直至节堂下拜见了，呈上密书申奏，诉说打破北京，贼寇浩大，难以抵敌。蔡京见了大怒，且教首将退去。

次日五更，景阳钟响，待漏院众集文武群臣。蔡太师为首，直临玉阶，面奏道君皇帝。天子览奏大惊，与众臣曰：“此寇累造大恶，克当何如？”⁰³有谏议大夫赵鼎出班奏道⁰⁴：“前者差蒲东关胜领兵征剿，收捕不全，累至失陷。往往调兵征发，皆折兵将，盖因失其地利，以至如此。以臣愚意，不若降敕赦罪招安，诏取赴阙，命作良臣，以防边境之害，此为上策。”蔡京听了大怒，喝叱道：“汝为谏议大夫，反灭朝廷纲纪，猖獗小人，罪合赐死！”天子曰：“如此，目下便令出朝，无宣不得入朝！”当日革了赵鼎官爵，罢为

01 凌迟——宋时始有的一种残酷刑罚，又称劓刑，即零刀分割人的肉体，使其慢慢致死。

02 首将——即大将。

03 克当——敢当。

04 谏议大夫——官名。宋代设置谏院，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院的长官。执掌议论。赵鼎——字元镇，宋解州闻喜人。进士。尝对策斥章惇误国。又陈四十事，累迁御史中丞，进尚书右仆射兼枢密使，为相。力图复兴为志，荐用岳飞，收复重镇襄阳。力主保全东南根本，调和议，忤秦桧。后遭贬，不食而死。《宋史》有传。



庶人。当朝谁敢再奏？有诗为证：

玺书招抚是良谋⁰¹，赵鼎名言孰与侑。

堪笑蔡京多误国，反疏忠直快私仇。

天子又问蔡京曰：“似此贼人猖獗，可遣谁人剿捕此寇？”蔡太师奏曰：“臣量这等山野草贼，安用大军？臣举凌州有二将：一人姓单名廷圭，一人姓魏名定国，见任本州团练使。伏乞陛下圣旨，星夜差人调此一支军马，克日扫清水泊。”天子大喜，随即降写敕符⁰²，着枢密院调遣。天子驾起，百官退朝。众官暗笑。次日，蔡京会省院差官，赍捧圣旨敕符投凌州来。

再说宋江水浒寨内，将北京所得的府库金宝财物，给赏与马、步、水三军。连日杀牛宰马，大排筵宴，庆贺卢员外，虽无炮凤烹龙，端的肉山酒海。众头领酒至半酣，吴用对宋江等说道：“今为卢员外，打破北京，杀损人民，劫掠府库，赶得梁中书等离城逃奔，他岂不写表申奏朝廷？况他丈人是当朝太师，怎肯干罢？必然起军发马，前来征讨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所虑，最为得理。何不使人连夜去北京探听虚实，我这里好做准备？”吴用笑道：“小弟已差人去了，将次回也。”

正在筵会之间，商议未了，只见原差探事人到来，报说：“北京梁中书果然申奏朝廷，要调兵征剿。有谏议大夫赵鼎奏请招安，致被蔡京喝骂，削了赵鼎官职。如今奏过天子，差人赍捧敕符，往凌州调遣单廷圭、魏定国两个团练使，起本州军马来征讨。”宋江便道：“似此如何迎敌？”吴用道：“等他来时，一发捉了。”关胜起身对宋江、吴用道：“关某自从上山，深感仁兄重待，不曾出得半分气力。单廷圭、魏定国，蒲城多曾相会。久知单廷圭那厮，善能用水浸兵之法⁰³，人皆称为圣水将军。魏定国这厮，熟精火攻兵法，上阵专能用火器取人，因此呼为神火将军。凌州是本境，兼管本州兵马，取此二人为部下。小弟不才，愿借五千军兵，不等他二将起行，先往凌州路上接住。他若肯降时，带上山来；若不肯投降，必当擒来奉献。兄长亦不须用众头领张弓挟矢，费力劳神。不知尊意若何？”

宋江大喜，便叫宣赞、郝思文二将，就跟着一同前去。关胜带了五千军马，来日下山。次早，宋江与众头领在金沙滩寨前饯行，关胜三人引兵去了。

01 玺书——皇帝加印的诏书。

02 敕符——古时朝廷调兵遣将或传达命令的凭证。

03 用水浸兵——相当于今日之用水龙喷至淹没退兵。

众头领回到忠义堂上，吴用便对宋江说道：“关胜此去，未保其心。可以再差良将随后监督，就行接应。”宋江道：“吾看关胜义气凛然，始终如一，军师不必见疑。”吴用道：“只恐他心不似兄长之心。可再叫林冲、杨志领兵，孙立、黄信为副将，带领五千人马，随即下山。”李逵便道：“我也去走一遭！”宋江道：“此一去用你不着，自有良将建功。”李逵道：“兄弟若闲便要生病。若不叫我去时，独自也要去走一遭。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若不听我的军令，割了你头！”李逵见说，闷闷不已，下堂去了。

不说林冲、杨志领兵下山接应关胜。次日，只见小军来报：“黑旋风李逵，昨夜二更，拿了两把板斧，不知哪里去了。”宋江见报，只叫得苦：“是我夜来冲撞了他这几句言语，多管是投别处去了。”吴用道：“兄长非也。他虽粗卤，义气倒重，不到得投别处去。多管是过两日便来，兄长放心！”宋江心慌，先使戴宗去赶，后着时迁、李云、乐和、王定六四个首将，分四路去寻。有诗为证：

李逵斗胆人难及，便要随军报不平。

只为宋江军令肃，手持双斧夜深行。

且说李逵，是夜提着两把板斧下山，抄小路径投凌州去。一路上自寻思道：“这两个鸟将军，何消得许多军马去征他！我且抢入城中，一斧一个，都砍杀了，也教哥哥吃一惊，也和他们争得一口气！”走了半日，走得肚饥，原来贪慌下山⁰¹，又不曾带得盘缠。多时不做这买卖，寻思道：“只得寻个鸟出气的。”正走之间，看见路傍一个村酒店，李逵便入去里面坐下，连打了三角酒，二斤肉吃了，起身便走。酒保拦住讨钱，李逵道：“待我前头去寻得些买卖，却把来还你。”说罢，便动身。

只见外面走入个彪形大汉来，喝道：“你这黑厮好大胆！谁开的酒店，你来白吃不肯还钱！”李逵睁着眼道：“老爷不拣哪里，只是白吃！”韩伯龙道：“我对你说时，惊得你尿流屁滚！老爷是梁山泊好汉韩伯龙的便是，本钱都是宋江哥哥的。”李逵听了暗笑：“我山寨里哪里认的这个鸟人！”原来韩伯龙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，要上来梁山泊入伙，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贵，要他引见宋江。因是宋公明生发背疮在寨中，又调兵遣将，多忙少闲，不曾见得，朱贵权且教他在村中卖酒。当时李逵去腰间拔出一把板斧，看着韩伯龙道：“把斧头为当。”韩伯龙不知是计，舒手来接，被李逵手起，望面门上

01 贪慌——犹言慌忙。



只一斧，脰賸地砍着。可怜韩伯龙做了半世强人，死在李逵之手。两三个火家，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，望深村里走了。李逵就地下掳掠了盘缠，放火烧了草屋，望凌州去了。

行不得一日，正走之间，官道傍边只见走过一条大汉，直上直下相李逵⁰¹。李逵见那人看他，便道：“你那厮看老爷怎地？”那汉便答道：“你是谁的老爷？”李逵便抢将入来。那汉子手起一拳，打个搭墩⁰²。李逵寻思：“这汉子倒使得好拳！”坐在地下，仰着脸问道：“你这汉子姓甚名谁？”那汉道：“老爷没姓，要厮打便和你厮打。你敢起来？”李逵大怒，正待跳将起来，被那汉子肋罗里又只一脚⁰³，踢了一跤。李逵叫道：“赢他不得！”扒将起来便走。那汉叫住，问道：“这黑汉子，你姓甚名谁？哪里人氏？”李逵道：“我说与你，休要吃惊。我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的便是。”那汉道：“你端的是不是？不要说谎！”李逵道：“你不信，只看我这两把板斧。”那汉道：“你既是梁山泊好汉，独自一个投哪里去？”李逵道：“我和哥哥憋口气，要投凌州去杀那姓单姓魏的两个。”那汉道：“我听得你梁山泊已有军马去了。你且说是谁？”李逵道：“先是大刀关胜领兵，随后便是豹子头林冲、青面兽杨志领军策应。”那汉听了，纳头便拜。

李逵道：“你端的姓甚名谁？”那汉道：“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，祖传三代相扑为生。却才手脚，父子相传，不教徒弟。平生最无面目⁰⁴，到处投人不着，山东、河北都叫我做没面目焦挺。近日打听得寇州地面有座山，名为枯树山，山上有个强人，平生只好杀人，世人把他比做丧门神⁰⁵，姓鲍名旭。他在那山里打家劫舍，我如今待要去那里入伙。”李逵道：“你有这等本事，如何不来投奔俺哥哥宋公明？”焦挺道：“我多时要投奔大寨入伙，却没条门路。今日得遇兄长，愿随哥哥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却要和宋公明哥哥争口气了，下山来，不杀得一个人，空着双手怎地回去？你和我去枯树山，说了鲍旭，同去凌州，杀得单、魏二将，便好回山。”焦挺道：“凌州一府城池，许多军马在彼，我和你只两个，便有十分本事，也不济事，枉送了性命。不如且去枯树山，说了鲍旭，都去大寨入伙，此为上计。”

两个正说之间，背后时迁赶将来，叫道：“哥哥忧得你苦！便请回山。

01 直上直下相——即从头到脚、上上下下地看。

02 搭墩——谓重重地跌在地上。

03 肋罗——此指腋下，夹肢窝。

04 没面目——喻没脸没皮，没羞没臊。

05 丧门神——凶神。主死丧事。多称恶人或使人倒霉的人。

如今分四路去赶你也。”李逵引着焦挺，且教与时迁厮见了。时迁劝李逵回山：“宋公明哥哥等你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且住！我和焦挺商量定了，先去枯树山说了鲍旭，方才回来。”时迁道：“使不得！哥哥等你，即便回寨。”李逵道：“你若不跟我去，你自先回山寨，报与哥哥知道。我便回也。”时迁惧怕李逵，自回山寨去了。焦挺却和李逵自投寇州来，望枯树山去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关胜与同宣赞、郝思文，引领五千军马接来，相近凌州。且说凌州太守接得东京调兵的敕旨，并蔡太师札付⁰¹，便请兵马团练单廷圭、魏定国商议。二将受了札付，随即选点军兵，关领军器，拴束鞍马，整顿粮草，指日起行。忽闻报说：“蒲东大刀关胜，引军到来，侵犯本州。”单廷圭、魏定国听得大怒，便收拾军马出城迎敌。两军相近，旗鼓相望。门下关胜出马。那边阵内鼓声响处，圣水将军出马。怎生打扮？

戴一顶浑铁打就四方铁帽，顶上撒一颗斗来大小黑缨，披一副熊皮砌就嵌缝沿边乌油铠甲，穿一领皂罗绣就点翠团花秃袖征袍，着一双斜皮踢蹬嵌线云跟靴，系一条碧鞞钉就叠胜狮蛮带。一张弓，一壶箭。骑一匹深乌马，使一条黑杆枪。

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北方皂纛旗，上书七个银字“圣水将军单廷圭”。

又见这边鸾铃响处，转出这员神火将军魏定国来出马。怎生打扮？

戴一顶朱红缀嵌点金束发盔，顶上撒一把扫帚长短赤缨，披一副摆连环吞兽面糖猊铠，穿一领绣云霞飞怪兽绛红袍，着一双刺麒麟间翡翠云缝锦跟靴。带一张描金雀画宝雕弓，悬一壶凤翎番山狼牙箭，骑坐一匹胭脂马，手使一口熟铜刀⁰²。

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南方红绣旗，上书七个银字“神火将军魏定国”。两员虎将一齐出到阵前。

关胜见了，在马上说道：“二位将军，别来久矣！”单廷圭、魏定国大笑，指着关胜骂道：“无才关胜，背反狂夫！上负朝廷之恩，下辱祖宗名目。不知死活，引军到来，有何理说？”关胜答道：“你二将差矣！目今主上昏昧，奸臣弄权，非亲不用，非仇不谈。兄长宋公明仁德施恩，替天行道，特

01 札付——指官府上行下的文书。

02 口——此指刀口。凡有锋刃之物皆称为口。



令关某等到来，招请二位将军。倘蒙不弃，便请过来，同归山寨。”单、魏二将听得不怒，骤马齐出。一个似北方一朵乌云，一个如南方一团烈火，飞出阵前。

关胜却待去迎敌，左手下飞出宣赞，右手下奔出郝思文，两对儿在阵前厮杀。刀对刀，迸万道寒光；枪对枪，起一天杀气。关胜遥见神火将越斗越精神，圣水将无半点惧色。正斗之间，两将拨转马头，望本阵便走。郝思文、宣赞随即追赶，冲入阵中。

只见魏定国转入左边，单廷圭转过右边，随后宣赞赶着魏定国，郝思文追住单廷圭。且说宣赞正赶之间，只见四五百步军，都是红旗红甲。一字儿围裹将来，挠钩齐下，套索飞来，和人连马活捉去了。再说郝思文追赶单廷圭到右边，只见五百来步军，尽是黑旗黑甲，一字儿裹转来，脑后众军齐上，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。可怜二将英雄，到此翻成画饼⁰¹。一面把人解入凌州，各领五百精兵，杀出阵门，却似乌云卷地，犹如烈火飞来。众军卷杀过对阵。

关胜举手无措，大败输亏，望后便退。随即单廷圭、魏定国拍马在背后追来。关胜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冲出二将。关胜看时，左有林冲，右有杨志，从两肋罗里撞将出来，杀散凌州军马。关胜收住本部残兵，与林冲、杨志相见，合兵一处。随后孙立、黄信，一同见了，权且下寨。

却说水火二将捉得宣赞、郝思文，得胜回到城中。张太守接着，置酒作贺。一面教人做造陷车，装了二人，差一员偏将，带领三百步军，连夜解上东京，申达朝廷。

且说偏将带领三百人马，监押宣赞、郝思文上东京来，迤迤前行，来到一个去处。只见满山枯树，遍地芦芽。一声锣响，撞出一伙强人，当先一个，手搦双斧，声喝如雷，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。随即后面带着这个好汉，端的是谁？正是：

相扑丛中人尽伏，拽拳飞脚如刀毒。

劣性发时似山倒，焦挺从来没面目。

李逵、焦挺两个好汉，引着小喽啰拦住去路，也不打话，便抢陷车。偏将急待要走，背后又撞出一个好汉。正是：

狰狞鬼脸如锅底，双睛叠暴露狼唇。

01 画饼——喻指徒有虚名，没有实际用处。

放火杀人提阔剑，鲍旭名唤丧门神。

这个好汉正是丧门神鲍旭，向前把偏将手起剑落，砍下马来。其余人等，撇下陷车尽皆逃命去了。

李逵看时，却是宣赞、郝思文，便问了备细来由。宣赞见李逵，亦问：“你怎生在此？”李逵说道：“为是哥哥不肯教我来厮杀，独自一个走下山来。先杀了韩伯龙，后撞见焦挺，引我在此。鲍旭一见如故，便和亲兄弟一般接待。却才商议，正欲去打凌州，只见小喽啰山头上望见这伙人马，监押陷车到来。只道是官兵捕盗，不想却是你二位。”鲍旭邀请到寨内，杀羊置酒相待。郝思文道：“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伙，不若将引本部人马，就同去凌州，并力攻打，此为上策。”鲍旭道：“小可与李兄正如此商议。足下之言，说的最是。我山寨之中，也有三二百匹好马。”带领五七百小喽啰，五筹好汉，一齐来打凌州。

却说逃难军士奔回来报与张太守说道：“半路里有强人夺了陷车，杀了首将。”单廷圭、魏定国听得大怒，便道：“这番拿着，便在这里施刑。”只听得城外关胜引兵搦战。单廷圭争先出马，开城门放下吊桥，引一千军马出城迎敌。门旗中飞出五百玄甲军来，到于阵前，走出一员大将，争先出马，乃是圣水将军。端的好表人物。怎生打扮？有诗为证：

凤目卧蚕眉，虬髯黑面皮。
锦袍笼獬豸，宝甲嵌狻猊。
马跨东洋兽，人擎北斗旗。
凌州圣水将，英雄单廷圭。

当下单廷圭出马，大骂关胜道：“辱国败将，何不就死！”关胜听了，舞刀拍马。两个斗不到二十馀合，关胜勒转马头，慌忙便走。单廷圭随即赶来，约赶十馀里，关胜回头喝道：“你这厮不下马受降，更待何时？”单廷圭挺枪直取关胜后心。关胜使出神威，拖起刀背，只一拍，喝一声：“下去！”单廷圭落马。关胜下马，向前扶起，叫道：“将军恕罪！”单廷圭惶恐伏礼，乞命受降。

关胜道：“某与宋公明哥哥面前，多曾举你。特来相招二位将军，同聚大义。”单廷圭答道：“不才愿施犬马之力，同共替天行道。”两个说罢，并马而行出来。林冲接见二人并马而行，便问其故。关胜不说输赢，答道：

“山僻之内，诉旧论新，招请归降。”林冲等众皆大喜。单廷圭回至阵前，大叫一声，五百玄甲军兵一哄过来。其余人马，奔入城中去了，连忙报知太守。

魏定国听了大怒。次日，领起军马出城交战。单廷圭与同关胜、林冲，直临阵前。只见门旗开处，神火将军出马。怎生打扮？有诗为证：

朗朗明星露双目，团团虎面如紫玉。
锦袍花绣荔枝红，衬袄云铺鹦鹉绿。
行来好似火千团，部领绛衣军一簇。
世间人号神火将，此是凌州魏定国。

当时魏定国出马，见了单廷圭顺了关胜，大骂：“忘恩背主，负义匹夫！”关胜大怒，拍马向前迎敌。二马相交，军器并举，两将斗不到十合，魏定国望本阵便走。关胜却欲要追，单廷圭大叫道：“将军不可去赶！”关胜连忙勒住战马。

说犹未了，凌州阵内早飞出五百火兵，身穿绛衣，手执火器，前后拥出有五十辆火车，车上都满装芦苇引火之物。军人背上，各拴铁葫芦一个，内藏硫磺焰硝五色烟药，一齐点着，飞抢出来。人近人倒，马遇马伤。关胜军兵四散奔走，退四十馀里扎住。

魏定国收转军马回城，看见本州烘烘火起，烈烈烟生。原来却是黑旋风李逵与同焦挺、鲍旭，带领枯树山人马，都去凌州背后，打破北门，杀入城中，放起火来，劫掠仓库钱粮。魏定国知了，不敢入城，慌速回军。被关胜随后赶上追杀，首尾不能相顾。凌州已失，魏定国只得退走，奔中陵县屯驻。关胜引军，把县四下围住，便令诸将调兵攻打。魏定国闭门不出。

单廷圭便对关胜、林冲等众位说道：“此人是一勇之夫，攻击得紧，他宁死而不辱。事宽即完，急难成效。小弟愿往县中，不避刀斧，用好言招抚此人，束手来降，免动干戈。”关胜见说大喜，随即叫单廷圭单人匹马到县。小校报知，魏定国出来相见了，邀请上厅而坐。单廷圭用好言说道：“如今朝廷不明，天下大乱，天子昏昧，奸臣弄权。我等归顺宋公明，且归水泊。

久后奸臣退位，那时临朝，去邪归正，未为晚矣。”

魏定国听罢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若是要我归顺，须是关胜自来请，我便投降。他若是不来，我宁死而不辱。”单廷圭即便上马回来，报与关胜。关胜见说，便道：“大丈夫作事，何故疑惑。”便与单廷圭匹马单刀而去。林冲谏道：“兄长，人心难付，三思而行⁰¹。”关胜道：“好汉作事无妨！”直到县衙。魏定国接着大喜，愿拜投降，同叙旧情，设宴管待。当日带领五百火兵，都来大寨，与林冲、杨志并众头领俱各相见已了，即便收军回梁山泊来。宋江早使戴宗接着，对李逵说道：“只为你偷走下山，空教众兄弟赶了许多路。如今时迁、乐和、李云、王定六四个先回山去了。我如今先去报知哥哥，免至悬望。”

不说戴宗争先去了。且说关胜等军马回到金沙滩边，水军头领棹船接济军马，陆续过渡，只见一个人气急败坏跑将来。众人看时，却是金毛犬段景住。林冲便问道：“你和杨林、石勇去北地里买马⁰²，如何这等慌速跑来？”

段景住言无数句，话不一席。有分教：宋江调拨军兵，来打这个去处。重报旧仇，再雪前恨。正是：情知语是钩和线，从头钓出是非来。

毕竟段景住对林冲等说出甚言语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01 三思而行——意谓反复思考，然后行动。语出《论语·公治长》：“季文子三思而后行。子闻之，曰：‘再，斯可矣。’”意谓：季文子每件事反复考虑多次才行动。孔子听到了说：“想两次也就可以了。”

02 北地——此泛指北方少数民族地区。



第六十八回

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



诗曰：

恢恢天网实无端⁰¹，消息盈虚未易观⁰²。

不向公家尊礼度，却从平地筑峰峦。

宋江水浒心初遂，晁盖泉台死亦安。

天道好还非谬语⁰³，身亡家破不胜叹。

话说当时段景住跑来，对林冲等说道：“我与杨林、石勇前往北地买马。小弟到彼，选得壮窳有筋力好毛片骏马⁰⁴，买了二百馀匹。回至青州地面，被一伙强人，为头一个唤做险道神郁保四⁰⁵，聚集二百馀人，尽数把马劫夺，解送曾头市去了。石勇、杨林不知去向。小弟连夜逃来报知，可差人去讨马回山。”

关胜见说，教且回山寨与哥哥相见了，却商议此事。众人且过渡来，都到忠义堂上，见了宋江。关胜引单廷圭、魏定国与大小头领俱各相见了。李逵把下山杀了韩伯龙，遇见焦挺、鲍旭，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说了一遍。宋江听罢，又添四个好汉，正在欢喜。

段景住备说夺马一事。宋江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前者夺我马匹，今又如此无礼！晁天王的冤仇未曾报得，旦夕不乐。若不去报此仇，惹人耻笑！”吴用道：“即日春暖⁰⁶，正好厮杀。前者进兵失其地利，如今必用智取。”宋江

01 恢恢天网——即“天网恢恢”。语出《老子·七十三章》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”意谓：天道像大网，虽稀疏却不曾漏失。此乃比喻上天布下的罗网。无端——犹谓无奈，没办法。

02 盈虚——犹言盛衰、成败，或发展、变化。

03 天道好还——语出《老子·三十章》：“以道佐人主者，不必兵强天下，其事好还。”意谓：用道辅佐国君的人，不靠兵力逞强于天下，用兵这件事，很快就得到回报。此乃比喻天道循环、报应没有差错。

04 壮窳——此泛指精壮善跑的马。

05 险道神——旧时出殡使用的纸扎的开路神，形象高大，面目狰狞。

06 即日——犹不久。

道：“此仇深入骨髓，不报得誓不还山！”吴用道：“且教时迁，他会飞檐走壁，可去探听消息一遭，回来却作商量。”时迁听命去了。无三二日，只见杨林、石勇逃得回寨，备说曾头市史文恭口出大言，要与梁山泊势不两立。宋江见说，便要起兵。吴用道：“再待时迁回报，却去未迟。”宋江怒气填胸，要报此仇，片时忍耐不住，又使戴宗飞去打听，立等回报。

不过数日，却是戴宗先回来说：“这曾头市要与凌州报仇，欲起军马。见今曾头市口扎下大寨，又在法华寺内做中军帐⁰¹，五百里遍插旌旗，不知何路可进。”次日，时迁回寨报说：“小弟直到曾头市里面，探知备细。见今扎下五个寨栅，曾头市前面，二千余人守住村口。总寨内是教师史文恭执掌，北寨是曾涂与副教师苏定，南寨内是次子曾参，西寨内是三子曾索，东寨内是四子曾魁，中寨内是第五子曾升与父亲曾弄守把。这个青州郁保四，身长一丈，腰阔数围，绰号险道神，将这夺的许多马匹都喂养在法华寺内。”

吴用听罢，便教会集诸将，一同商议：“既然他设五个寨栅，我这里分调五支军将，可作五路去打他五个寨栅。”卢俊义便起身道：“卢某得蒙救命上山，未能报效，今愿尽命向前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宋江大喜，便道：“员外如肯下山，便为前部。”吴用谏道：“员外初到山寨，未经战阵，山岭崎岖，乘马不便，不可为前部先锋。别引一支军马，前去平川埋伏，只听中军炮响，便来接应。”吴用主意只恐卢俊义捉得史文恭，宋江不负晁盖之遗言，让位与他，因此不允。

宋江大意只要卢俊义建功，乘此机会，教他为山寨之主，不负晁盖遗言。吴用不肯，立主叫卢员外带同燕青，引领五百步军，平川小路听号。再分调五路军马：曾头市正南大寨，差马军头领霹雳火秦明、小李广花荣，副将马麟、邓飞，引军三千攻打；曾头市正东大寨，差步军头领花和尚鲁智深、行者武松，副将孔明、孔亮，引军三千攻打；曾头市正北大寨，差马军头领青面兽杨志、九纹龙史进，副将杨春、陈达，引军三千攻打；曾头市正西大寨，差步军头领美髯公朱仝，插翅虎雷横，副将邹渊、邹润，引军三千攻打；曾头市正中总寨，都头领宋公明，军师吴用、公孙胜，随行副将吕方、郭盛、解珍、解宝、戴宗、时迁，领军五千攻打。合后步军头领黑旋风李逵、混世魔王樊瑞，副将项充、李衮，引马步军兵五千。其馀头领各守山寨。怎见得五军进发？但见：

01 帐——此指行军途中宿营的帐幕。



梁山泊五军先锋，马军遇水叠桥；水浒寨六丁神将，步卒逢山开路。七星旗带⁰¹，飘飘散天上乌云；八卦阵图，隐隐动山前虎豹。鞍上将齐披铁铠，坐下马都带铜铃。九洞妖魔离海内，十方神将降人间⁰²。

当下宋江部领五军兵将大进。正是枪刀流水急，人马撮风行。

且说曾头市探事人探知备细，报入寨中。曾长官听了，便请教师史文恭、苏定商议军情重事。史文恭道：“梁山泊军马来时，只是多使陷坑，方才捉得他强兵猛将。这伙草寇，须是这条计，以为上策。”曾长官便差庄客人等，将了锄头、铁锹，去村口掘下陷坑数十处，上面虚浮土盖，四下里埋伏了军兵，只等敌军来到。又去曾头市北路，也掘下十数处陷坑。

比及宋江军马起行时，吴用预先暗使时迁又去打听。数日之间，时迁回来报说：“曾头市寨南寨北尽都掘下陷坑，不计其数，只等俺军马到来。”吴用见说，大笑道：“不足为奇！”引军前进，来到曾头市相近。此时日午时分，前队望见一骑马来，项带铜铃，尾拴雉尾，马上一人，青巾白袍，手执短枪。前队望见，便要追赶。吴用止住，便教军马就此下寨，四面掘了濠堑⁰³，下了铁蒺藜⁰⁴。传令下去，教五军各自分投下寨，一般掘下濠堑⁰⁵，下了蒺藜。

一住三日，不出交战。吴用再使时迁扮作伏路小军，去曾头市寨中探听他不出何意；所有陷坑，暗暗地记着有几处，离寨多少路远，总有几处。时迁去了一日，都知备细，暗地使了记号，回报军师。次日，吴用传令，教前队步军各执铁锄，分作两队，又把粮车一百有馀，装载芦苇干柴，藏在中军。当晚传令与各寨诸军头领：来日已牌，只听东西两路步军先去打寨。再教攻打曾头市北寨的杨志、史进，把马军一字儿摆开。如若那边擂鼓插旗，虚张声势，切不可进。吴用传令已了。

再说曾头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军马打寨，便着他陷坑，寨前路狭，待走哪里去！次日已牌，只听得寨前炮响，追兵大队都到南门。次后，只见东寨边来报道：“一个和尚轮着铁禅杖，一个行者舞起双戒刀，攻打前后。”史文恭道：“这两个必是梁山泊鲁智深、武松。”犹恐有失，便分人去帮助曾魁。

01 七星旗带——此指绘有北斗七星的旗帜。

02 十方——佛教谓东南、西、北及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隅及上、下。

03 濠堑——指护城的濠沟。

04 铁蒺藜——凡草木有硬尖者，皆可布于地下，既可伤人，又可限马足。铁，喻其硬。

05 一般——此乃同样、一样之意。

只见西寨边又来报道：“一个长髯大汉，一个虎面贼人，旗号上写着美髯公朱仝、插翅虎雷横，前来攻打甚急。”史文恭听了，又分拨人去帮助曾索。又听得寨前炮响，史文恭按兵不动，只要等他人来塌了陷坑，山后伏兵齐起，接应捉人。

这里吴用却调马军，从山背后两路抄到寨前。前面步军只顾看寨，又不敢去；两边伏兵都摆在寨前，背后吴用军马赶来，尽数逼下坑去。史文恭却待出来，吴用鞭梢一指，军寨中锣响，一齐推出百馀辆车子来，尽数把火点着，上面芦苇、干柴、硫黄、焰硝一齐着起，烟火迷天。比及史文恭军马出来，尽被火车横栏挡住，只得回避，急待退军。公孙胜早在阵中挥剑作法，借起大风，刮得火焰卷入南门，早把敌楼、排栅尽行烧毁。已自得胜，鸣金收军，四下里入寨，当晚权歇。史文恭连夜修整寨门，两下当住。⁰¹

次日，曾涂对史文恭议道：“若不先斩贼首，难以追灭。”分付教师史文恭牢守寨栅。曾涂率领军兵，披挂上马，出阵搦战⁰²。怎生打扮？

头戴金盔，身披铁铠，腰系绒绦，坐骑快马。

弯弓插箭，体挂绛袍，脚踏宝蹬，手拈钢枪。

当日，曾涂上马，飞出阵来。宋江在中军闻知曾涂搦战，带领吕方、郭盛相随，出到前军。门旗影里看见曾涂，心怀旧恨，用鞭指道：“谁与我先捉这厮，报往日之仇，消向者之恨⁰³？”

小温侯吕方拍坐下马，挺手中方天画戟，直取曾涂。两马交锋，军器并举，斗到三十合以上，郭盛在门旗下，看见两个中间，将及输了一个。原来吕方本事迭不得曾涂⁰⁴，三十合以前，兀自抵敌得住，三十合以后，戟法乱了，只办得遮架躲闪。郭盛只恐吕方有失，便骤坐下马，拈手中方天画戟，飞出阵来，夹攻曾涂。三骑马在阵前绞做一团。原来两枝戟上都拴着金钱豹尾，吕方、郭盛要捉曾涂，两枝戟齐举。曾涂眼明，便用枪只一拨，却被两条豹尾搅住朱缨，夺扯不开。三个各要掣出军器使用。小李广花荣在阵中看见，恐怕输了两个，便纵马出来，左手拈起雕弓，右手急取铍箭⁰⁵，搭上箭，

01 当住——此乃把守住之意。后文也有敌住、阻挡之意。

02 搦战——犹言挑衅、挑战、逼战之意。

03 向者——指从前，以往。

04 迭不得——比不过、敌不过、及不上。

05 铍箭——一种铁箭头长二寸五分、阔一寸三分、箭杆长二尺九寸的箭。皇帝行围猎时常用之。